

採

硫

日

記

採硫日記卷上

仁和郁永河撰

我朝聲施遠被僞鄭歸誠臺灣遠在東海外自洪荒迄今未聞與中國通一譯之貢者迺遂郡縣其地設官分職輸賦貢金鯨帆往來絡繹海上增八閩而九甚盛事矣余性耽遠遊不避阻險常謂臺灣已入版圖乃不得一覽其槩以爲未嫌會丙子冬榕城藥庫災燬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遺有

旨責償典守者而臺灣之鷄籠淡水寶產石硫磺將往

採之余欣然應曰吾事濟矣丁丑春王遂戒裝行同人
言子聖平右陶裘子紹衣胡子慎履何子襄臣陳子子
蔚表弟趙履尊表姪周在魯脫三鄭重有僕役徐文余
興龍德喜請從郊送者曹子呂陽同行者王君云森也
二十四日午刻出南門至大橋會雨畱宿呂陽邸舍

二十五日天稍霽行三十里渡烏龍江宿霧初收江光

如練望海口羅星塔影如一針倒懸水中因賦絕句浩

蕩江波日夜流遙看五虎瞰山頭烏龍渡在五虎山下
巉巖五石皆如虎形

海門一望三千里只有羅星一塔浮晚至坊口晤石君

某董君贊侯董君爲諸羅令長子石爲董君涇陽遂訂
偕行

二十六日度相思嶺憶余自入閩已六過此嶺年來齒
髮益衰憮然與感賦詩曰閩中七載作勞人六染相思
嶺上塵獨有蒼蒼雙鬢色經過一度一回新晚宿漁溪
二十七日曉行肩輿在晨光薄靄中村民攜犁牽犢往
來壠上余買山無日不勝慨然賦詩曰山色曉逾潔溪
聲靜自流人言隔壠阪犬吠出村陬細雨沾衣溼輕寒
動客愁白雲真可羨舒卷在峯頭午刻至浦尾輿夫以

肩輿置小舟中余雖乘舟實坐輿上舟人持竹篙挽舟
在岸上行舟去甚疾岸上撐船舟中乘輜亦一時奇事
也岸旁多老榕根株盤結離奇萬態有十餘樹排聯半
里而仍屬一株者余嘗維舟其下至今念之愛其榮茂
如昔爲賦詩曰榕陰垂一畝斤斧慨無施臃腫多駢榦
蠅蝻盡附枝風霜經飽歷歲月自榮滋相見長如此會
無凋落時再過涵頭煙火萬家亦一大村落憶余辛未
過此噉荔甚佳流連信宿而去今又六年矣至晚宿輿
化郡

二十八日行蒲陽道中早麥已秀風過成麥浪蓋四月
時令也嶺南春早於此可見賦詩曰曉起籃輿逐隊行
今朝真喜得春晴翻畦蚤麥初成穗遶徑寒流自有聲
隴阪雲移青嶂合郊原風蹴綠波平年來已識躬耕樂
何事勞勞又遠征

二十九日渡洛陽橋至泉郡值陸師提督吳公英以詰

朝蒞任五營兵將兜鍪擐鞬臨郊列伍以迎而子衿亦
傾城爭出趨蹌恐後因賦所見百里金戈繞路糾紛紛
鐵騎亂如麻無端佔畢咿唔者也曳藍袍候使車晚宿

郡城

二月朔日宿沙溪

初二日行四十里至劉五店卽五通渡也渡寶支海廣
十餘里登舟颺風驟至巨浪如山帆掠水三尺傾斜欲
覆浪入舟中衣冠盡溼抵岸卽廈門地顧視日影已墮
嶮巖復行三十里抵水仙宮漏下已二十刻旅舍隘甚
無容足地姑就和鳳宮神廟坐以待曉明日假水師裨
將公署館焉晤蕭山來子衛爲余覓舟爲渡海計值大
風不輟聞萬石虎溪二巖爲廈門山水之勝拉石君董

君王君往遊至萬石巖巨石林立欹斜合沓若連櫺複
室而迴環曲折一徑可通偏仄處偃僂匍匐俯首側體
然後渡有時瀑流淙淙橫拂肩袂閒其實在澗底石下
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几可憑清泉可濯奴子陳肴核歡
飲竟日抵暮循舊路返每值陡隘處令一人當關以猜
枚鬥勝勝者得斬關度童子進酒飲不勝者至前隘處
易勝者守關而不勝者奪之凡奪十七關始出洞而新
月彎已挂林杪矣相共踏月歸賦詩曰何年月黑風
狂夜吹落崦岬覆一谿詩裏未經摩詰畫袖中難倩米

顛攜雲流石罅疑天近瀑濺衣裾識洞低盤礴不知春
日永欲尋歸路幾番迷

初四日復偕往虎谿巖登其巔巨石大可一二畝高十
餘丈圍圓似鼓曲磴緣石旁可登有巨石斜覆鼓上壁
立插漢位置殊怪與萬石巖各擅其奇賦詩曰絕頂多
奇石巖岫聚一叢懸崖臨巨壑疊嶂吼長風展折危欄
轉筇支曲磴通扶桑遙在望落日晚潮紅巖畔頽垣小
徑云是僞鄭公子錦舍聰舍讀書處惟有砌蟲唧唧草
閒銅駝廢井何地茂有祇爲遊人增慨然萬石虎谿二

巖巨石雖多絕無峯巒峭削態小如拳大如屋率皆圓
鈍推魯物卽有層疊而上者望之亦纍卵耳廈門孤懸
海中周廣二三百里步步皆山巖石無小大悉作卵形
亦山川情性然也余以登涉致勞腰疾復作掖而後行
者累日

十六日小瘥風亦暫止舟人促行遂登舟俄而急雨驟
至雨過風復橫海船在巨浪中搖曳震蕩凡三晝夜無
甯息登舷望港口左爲廈門支山右爲海澄縣古浪嶼
山兩山對峙蜿蜒入海盡處有小山轟起中流舟子言

是大旦門海舶出洋必由此余謂水流峽中兩岸如門
謂之疊是大旦門與金門廈門悉應從疊不當從門也
若以形勢言大旦門爲廈門門戶金門廈門又漳泉門
戶矣

十九日風息波平石君董君皆至方共敘三日闕董君
忽委頓伏艙底大嘔舟人伐鼓鳴鈺揚帆起旋約行二
十里抵向所見大旦門有十二舶皆依山泊宿

二十日無風不能行

二十一日黎明聞鈺鼓聲披衣起視已乘微風出大旦

門一望蒼茫淼無涯涘同泊十二舶參差並進望舟左
數十里外有黃土坡隱隱可見凡自廈門往臺灣水道
當自乾趨巽舟師忽轉舵指坎比午至黃土坡下旋使
從者問之對曰舟無風不行依此暫泊耳復問此何處
曰遼羅是金門支山蓋已去大且門七八十里矣視同
行僅得三舶餘皆不復可見頃之有微風復起旋行比
暮視黃土坡猶未遠以風力弱不勝帆也始悟海洋汎
舟固畏風又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撥理千里萬里祇
藉一帆風耳憶往歲榕城晤梁谿季君蓉洲言自臺令

旋省至大洋中風絕絕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鏡視澈波底有礁石可識斯言誠然既暮就寢初更風漸作寤聽舷間浪激聲甚厲而艙中董君呻吟聲若相和不輟夜半渡紅水溝

二十二日平旦渡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竄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閒道蛇及兩頭蛇繞船游泳舟師時時以楮鏹投之屏息惴惴懼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紅水溝不

甚險人頗泄視之然二溝在大洋中風濤鼓盪而與綠
水終古不渝理亦難明渡溝良久聞鉦鼓作於舷間舟
師來告望見澎湖矣余登鷓尾高處憑眺祇覺天際微
雲一抹如綫徘徊四顧天水欲連一舟蕩漾若織埃在
明鏡中賦詩曰浩蕩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
翻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綫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
舫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頃
之視一抹如綫者漸廣漸近矣午刻至澎湖之媽祖澳
相去僅十許丈以風不順帆數輾轉不得入澳比入已

暮

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

三板卽腳板也海舟大不能近岸凡欲往來則乘三板至欲開

行又樹上大船載之

岸高不越丈浮沙沒葑草木不生有水師裨

將統兵二千人暨一巡檢司守之澎湖凡六十四島澳

曰南天嶼草與西與坪貓與布袋澳八罩山東與坪水

坡尾西吉花與鋤頭插馬鞍與東吉將軍澳布袋與虎

井與船航與岑鷄與豬母落水桶盤與月窟後鼻西與

頭風櫃尾鷄籠與鐵線灣紅毛城四角與雙頭掛暗澳

案山仔林投仔牛心與蠟仔灣天妃澳

有副將衙門

鎖管港

有統城有巡檢司小菜葉潭邊蠍仔灣小池角龍門港
大菓葉大池角龜壁港沙港底中墩與竹篙灣鼎灣與
吼門陽與雁靖與赤嵌仔小門與陰與土地公與椗鉤
與姑婆與鷄善與員員與吉員與墨與悉斷續不相聯
屬彼此相望在烟波縹緲閒遠者或不可見近者亦非
舟莫卽澳有大小居民有眾寡然皆以海爲田以魚爲
糧若需米穀雖升斗必仰給臺郡以沙磧不堪種植也
居人臨水爲室潮至輒入入室中卽官署不免頃之歸
舟有罾師鬻魚者持巨蟹二枚赤質白文厥狀甚異又

鯨魚一尾重可四五斤猶活甚余以付庖人用佐午餐
庖人將剖魚一鯨從腹中躍出剖之更得六頭以投水
中皆游去始信鯨魚胎生申刻出港泊澳外舟人駕三
板登岸汲水畢各謀晚食余獨坐舷際時近初更皎月
未上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
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露坐甚久不忍就
寢偶成一律東望扶桑好閒津珠宮璇室俯爲鄰波濤
靜息魚龍夜參斗橫陳海宇春似向遙天飄一葉還從
明鏡度纖塵閒吟抱膝櫂烏下薄露泠然已溼茵少閒

黑雲四布星光盡掩憶子友言君右陶言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一擊而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傾撒水面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夜半微風徐動舟師理柁欲發余始就枕

二十四日晨起視海水自深碧轉爲淡黑回望澎湖諸島猶隱隱可見頃之漸沒入烟雲之外前望臺灣諸山已在隱現間更進水變爲淡藍轉而爲白而臺郡山巒畢呈目前矣近岸皆淺沙沙間多漁舍時有小艇往來不絕望鹿耳門是兩岸沙角環合處門廣里許視之無

甚奇險門內轉大有鎮道海防盤詰出入舟人下旋候
驗久之風大作鼓浪如潮蓋自渡洋以來所未見念大
洋中不知更作何狀頗爲同行未至諸船危之旣入鹿
耳又迂迴二三十里至安平城下復橫渡至赤嵌城日
已晡矣蓋鹿耳門內浩瀚之勢不異大海其下實皆淺
沙若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綫而又左右盤曲非素熟
水道者不敢深入所以稱險不然旣入鹿耳斜指東北
不過十里已達赤嵌何必迂迴迺爾會風惡仍畱宿舟

中

二十五日買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淺小舟復不進易牛車從淺水中牽挽達岸詣臺邑二尹蔣君所下榻計自二十一日大旦門出洋以迄臺郡凡越四晝夜海洋無道里可稽惟計以更分晝夜爲十更向謂廈門至臺灣水程十一更半自大旦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門風順則然否則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嘗聞海舶已抵鹿耳門爲東風所逆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勢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島澳又不得不重回廈門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順

風尺寸爲艱余念同行十二舶未至蔣君職司出入有籍可稽日索閱之同至者僅得半餘或遲三五日至七八日最後一舟逾十日始至友人僕在焉訊其故曰風也余曰同日同行又同水道何汝一舟獨異曰海風無定亦非一例常有兩舟並行一變而此順彼逆禍福攸分此中有鬼神司之遑計遲速乎余以舟中累日震蕩頭涔涔然雖凭几倚榻猶覺在波濤中越二日始謁客晤太寺靳公司馬齊公參軍尹君諸羅令董君鳳山令朱君又因齊司馬晤友人呂子鴻圖握手甚慰渠旣不

意余之忽爲海外遊以爲天降余於異域得見故人尤
快相過無虛日取臺灣郡志究其形勢與呂子共相參
考蓋在八閩東南隔海水千餘里前代未嘗與中國通
中國人曾不知有此地卽輿圖一統志諸書附載外夷
甚悉亦無臺灣之名惟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
程有赤嵌汲水一語又不詳赤嵌何地獨澎湖於明時
屬泉州同安縣漳泉人多聚漁於此歲征漁課若干嘉
隆間琉球據之明人小視其地棄而不問若臺灣之曾
屬琉球與否俱無可考臺之民土著者爲土番言語不

與中國通况無文字無由記說前代事迨萬厯開復爲

荷蘭人所有

荷蘭人卽今紅毛

建臺灣赤嵌二城

臺灣城今呼安平城赤嵌

城今呼紅毛樓

考其歲爲天啓元年二城彷彿西洋人所畫屋

室圖周廣不過十畝意在駕火礮防守水口而已非有

埤堦闌閣如中國城郭以居人民者也 本朝定鼎四

方賓服獨鄭成功阻守金廈門屢煩征討值鄭氏京口

敗歸欲擇地爲休養計始謀攻取臺灣聯檣並進紅毛

巖守大港

大港在鹿耳門之南今已久淤不通舟楫

以鹿耳沙淺港曲故弛

其守欲誘致之成功戰艦不得入大港視鹿耳不守遂

命進師紅毛方幸必敗適海水驟漲三丈餘鄭舟無復
膠沙之患急攻二城紅毛大恐與戰又不利請悉收其
醜類去時順治十八年字缺一月也於是成功更臺灣名

承天府設天興萬年二州又以廈門爲思明州而自就
臺灣城居焉鄭氏所謂臺灣城卽今安平城也與今郡
治隔一海港東西相望約十里許雖與鯤身連實則臺
灣外沙前此紅毛與鄭氏皆居此者誠以海口爲重而
緩急于舟爲便耳成功沒於康熙元年子經繼立經卽
錦舍
經統縉子無遠畧其下諸將多來歸者 朝廷悉以一

官界之由是歸誠者日益眾康熙二十年鄭經亡子克
塽繼年甫十四幼不諳國事而總督姚公啟聖銳意圖

勦多設反閒閒其用事諸人人心離叛無固志遂與提

督施公焯先後進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戰於

澎湖二十二日再戰王師克捷已入天妃澳臺灣門戶

已失鄭眾危懼欲遷避呂宋不果蓋其下皆謂克塽孺

子不足謀國事而歸誠反正猶冀得爵賞遂定計降有

旨原其罪十月克塽率其族屬朝京師授漢軍公

甯靖王朱衛桂先依鄭成功歷三世近四十年間克塽

降爲詩曰流離來海外止賸幾莖髮如今事畢矣祖宗
應容納與其二嬪同自經以殉魯王世子輩安插河南
臺灣遂平夫成功年甫弱冠招集新附草創廈門復奪
臺灣繼以童孺守國三世相承卒能保有其地以歸順
朝廷成功之才信有過人者况乎夜郎自大生殺獨
操而仍奉永厯之紀元恪守將軍之位號奉甯靖王魯
王世子禮不衰以視吳耿背恩僭號相去不有閒耶臺
灣旣入版圖改僞承天府爲臺灣府僞天興州爲諸羅
縣分僞萬年州爲臺灣鳳山二縣縣各一令一尉臺灣

縣附郭首邑增置一丞更設臺廈道轄焉海外初闢規模草創城郭未築官署悉無垣墻惟編竹爲籬蔽內外而已臺灣縣卽府治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鎮道府廳暨諸鳳兩縣衙署學宮市廛及內地寄籍民居多隸焉而澎湖諸島澳亦在所轄鳳山縣居其南自臺灣縣分界而南至沙馬磯大海袤四百九十五里自海岸而東至山下打狗仔港廣五十里攝土番十一社曰上淡水下淡水力力茄藤放索大澤磯啞猴荅樓以上平地八社輸賦應徭曰茄洛堂浪嶠卑馬南三社在山

中惟輸賦不應徭且有傀儡山番井山中野番皆無社

名諸羅居其北攝番社新港加瀾灣音葛刺灣歐王音蕭郎麻

豆等二百八社外另有蛤仔難音葛雅開等三十六社雖非

野番不輸貢賦難以悉載自臺灣分界而北至西北隅

轉至東北隅大雞籠社大海袤二千三百十五里三縣

所隸不過山外沿海平地其深山野番不與外通外人

不能入無由知其所暨總論臺郡平地形勢東阻高山

西臨大海自海至山廣四五十里自鳳山縣沙馬磯至

諸羅縣北鷄籠山袤二千八百四十五里此其大畧也

雖沿海沙岸實平壤沃土但土性輕浮風起揚塵蔽天
雨過流爲深坑然宜種植凡樹藝芄芄鬱茂稻米有粒
大如豆者露重如雨旱歲遇夜轉潤又近海無潦患秋
成納稼倍內地更產糖蔗雜糧有種必獲故內地窮黎
襁至輻輳樂出於其市惜蕪地尙多求闢土千一耳五
穀具備尤多植芝蔴果實有番樣土音讀作蒜查無此字或云當作澱黃
梨香果波羅蜜皆內地所無過海卽敗苦不得入內地
荔枝酸澁龍眼似佳然皆絕少市中不多見楊梅如豆
桃李澁口不足珍番石榴不種自生臭不可耐而味又

甚惡蕉子冷沁心脾臆齒不快又產於冬月尤見違時
惟香果差勝檳榔形似羊棗力薄殊遜滇粵椰子結實
如毬破之可爲器有椰酒盈椀肉附殼而生用與檳榔
共嚼余愛二樹獨榦無枝亭亭自立葉如鳳羽偃蓋婆
娑牕前植之差亦不惡瓜蔬悉同內地西瓜盛於冬月
臺人元旦多啖之皮薄瓢紅可與常州並驅但遜泉之
傅霖耳郡泊無樹惟綠竹最多一望猗猗不減涓濱淇
澳之盛惜止一種輒數十竿爲一叢生筍不出叢外每
於叢中排比而出枝大於竿又節節生刺人入竹中往

往牽髮毀肌莫不委頓世有嵇阮難共入林花之木本者曰番花葉似枇杷枝必三叉臃腫而脆開花五瓣色白近心漸黃香如梔子宜於風過暫得之近則惡矣自四月至十月開不絕冬寒并葉俱盡草花有番茉莉一花干瓣望之似菊既放可得三日觀不似內地茉莉暮開晨落然香亦少遜焉街市以一析三中通車行傍列市肆髣髴京師大街但隘陋耳婦人弓足絕少間有纏三尺布者便稱麗都故凡陌上相逢於褻下不足流盼也市中用財獨尙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

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則九三色臺人非此不用有以
庫帑予之每蹙額不顧以非所習見耳地不產馬內地
馬又艱於渡海雖設兵萬人營馬不滿十匹文武各官
乘肩輿騎黃犢市中挽運百物及民間男婦遠適者皆
用犢車故比戶多畜牛又多蔗梢牛嗜食之不費芻菽
曩鄭氏之治臺立法尙嚴犯姦與盜死不赦有盜伐民
閒一竹者立斬之民承峻法後猶有道不拾遺之風市
肆百貨路積委之門外無敢竊者天氣四時皆夏恆苦
鬱蒸遇雨成秋比歲漸寒冬月有裘衣者至霜霰則無

有也海上颶風時作然歲有常期或逾期或不及期所
爽不過三日別有風期可考颶之尤甚者曰颶颶無定
期必與大雨同至至必拔木壞垣飄瓦裂石久而愈勁
舟雖泊澳常至齏粉海上人甚畏之惟得雷聲卽止占
颶風者每視風向反常爲戒如夏月應南而反北秋冬
與春應北而反南三月二十三日馬湖暴後便應南風
白露後至三月皆應北風惟七月北
風多旋必成颶幸其至也漸人得早避之又曰風四面
主颶皆至曰颶不知颶雖暴無四方齊至理譬如北風颶必
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不四

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颶驟而禍輕
颶緩而禍久且烈又春風畏始冬風慮終又六月聞雷
則風止七月聞雷則風至又非常之風常在七月而海
中鱗介諸物游翔水面亦風兆也此臺郡之大畧也爲
賦竹枝詞以紀其槩

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
天險生成鹿耳門

安平城旁自一鯤身至七鯤身皆沙岡也鐵板沙
性重得水則堅如石舟泊沙上風浪掀擲舟底立

碎矣牛車千百日行水中曾無軌跡其堅可知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
日暮還過赤嵌城

紅毛城卽今安平城渡船往來絡繹皆在安平赤
嵌二城之間而沙堅水淺雖小艇不能達岸必藉
牛車挽之赤嵌城在郡治海岸與安平城對峙

編竹爲垣取次增衍益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
帳底斜穿遠浦燈

官署皆無垣牆惟插竹爲籬比歲增易○無牆垣

爲蔽遠浦燈光直入寢室

耳畔時聞札札聲牛車乘月夜中行夢迴幾度疑吹角
更有牀頭蝦蟇鳴

牛車挽運百物月夜車聲不絕○蝦蟇音偃忝卽
守宮也臺灣守宮善鳴聲似黃雀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葱路欲迷網載都來糖蔕裏
只畱蔗葉餉羣犀

取蔗漿煎糖處曰糖蔕○蔗梢飼牛牛嗜食之

青葱大葉似枇杷臃腫枝頭著白花看到花心黃欲滴

家家一樹倚籬笆

番花葉似枇杷花開五瓣白色大本臃腫枝必三
叉花心漸作深黃色攀折累三日不殘香如梔子
病其過烈風度花香頗覺濃郁

芭蕉幾樹植墻陰蕉子纍纍冷沁心不爲臨池堪代帚
因貪結子種成林

蕉實形似肥阜排偶而生一枝滿百可重十觔性
極寒○凡蒔蕉園林綠陰深沉蔭蔽數畝

獨幹凌霄不作枝垂垂青子任紛披摘來還共蔓根嚼

癩得脣開盡染脂

檳榔樹無旁枝亭亭直上徧體龍鱗葉同鳳尾○
子形似羊棗土人稱爲羊棗檳榔食檳榔者必獲
根蠟灰同嚼否則澁口且辣○食後脣口盡紅
惡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
把臂林間血已漂

竹根迄篠以至於葉節節皆生倒刺往往牽髮毀
肌察之皆根之萌也故此竹植地卽生

不是哀梨不是楂酸香滋味似甜瓜枇杷不見黃金果

番樣何勞向客誇

番樣生大樹上形如茄子夏至始熟臺人甚珍之
肩披鬘髮耳垂瑤粉面朱脣似女郎馬祖宮前鑼鼓鬧
侏離唱出下南腔

梨園子弟垂髻穴耳傅粉施朱儼然女子○上人
稱天妃神曰馬祖稱廟曰宮天妃廟近赤嵌城海
船多於此演劇酬愿○閩以漳泉二郡爲下南下
南腔亦閩中聲律之一種也

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

誰爲長慮教耕桑

臺郡之西俯臨大海實與中國闊廣之閒相對東則層巒疊嶂爲野番巢居穴處之所鳥道蠶叢人不能入其中景物不可得而知也○山外平壤皆肥饒沃土惜居人少土番又不務稼穡當春計食而耕都無蓄積地力未盡求闢土千一耳

探硫日記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採硫日記卷中

仁和郁永河撰

余以採硫來居臺郡兩閱月爲購布購油購糖鑄大鑊
治刀斧鋤杓規大小木桶製秤尺斗斛種種畢備布以
給番人易硫土油與大鑊所以煉硫糖給工匠頻飲并
浴體以辟硫毒鋤平土築基刀斧伐薪薙草杓出硫於
鑊小桶凝硫大桶貯水秤尺斗斛以衡量諸物又購脫
粟鹽鼓筐釜椀箸等率爲百人具計費九百八十金買
一巨船載之入資十七覺舟重不任載心竊疑焉遂止

弗入更買一船爲載所餘費半前船或曰舟有大小受
載有量今頗未盡量何徒費爲余曰吾忽心動方欲使
兩船中分之匪直載所餘也言者匿笑去王君意圖便
安不欲更張而中分之志遂寢余事旣畢擬旦日登船
郡守靳公名治揚號斗南司馬齊公名體物號誠菴咸謂余曰君不聞

鷄籠淡水水土之惡乎人至卽病病輒死凡隸役聞鷄
籠淡水之遣皆欲歔悲嘆如使絕域水師徂春秋更戍
以得生還爲幸彼健兒役隸且然君奚堪此曷令僕役
往君畱嵵城遙制之何如余曰茲行計役工匠番兒數

百人又逼近野番不有以靜鎮之恐多事貽地方憂况
既受人託又何惜一往明日參軍尹君復鳳山尉戚君

嘉燦

皆吾鄉人來止余行曰客秋朱友龍謀不軌總戎

王公命某弁率百人戍下淡水纔兩月無一人還者下
淡水且然况鴛籠淡水遠惡尤甚者乎又曰縣役某與
其侶四人往僅以身返此皆近事君胡不自愛耶余笑
曰吾生有命蒼蒼者主之水土其如余何余計之審矣
不可以不往尹君與守戎沈君長祿爲余作丸散藥及
解毒辟癘諸方爲贈珍重再三又吾鄉黃巖顧君敷公

隨父南金先生任江南糧儲道住京口順治己亥被掠
留臺居臺久習知山海夷險與余一見如故交亦來謂
余曰水土害人鬼物爲厲有識者所不計若夫去險就
夷居安避危胡可不審君亦知海道乎凡海船不畏大
洋而畏近山不患深水而患淺水舟本浮物有梳御風
有柁辟水雖大風浪未易沉覆若觸礁則沉膠沙必碎
其敗立見今自郡泊至鷄籠舟依沙瀨閒行遭風無港
可泊險倍大洋何如陸行爲得乎君將偕我往若必從
舟則我請辭余曰謹受教王君圖便安卒登舟挽之不

可余與顧君率平頭數輩乘笨車就道隨行給役者凡

五十五人時四月初七日也經過番社卽易車車以黃

犢駕而令土番爲御是日過大洲溪歷新港社嘉潤

音葛

辣灣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

內地村落余曰孰謂番人陋人言甯足信乎顧君曰新

港嘉潤灣歐王麻豆於僞鄭時爲四大社令其子弟能

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欲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

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

其俗於諸社爲優歐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

見過此恐日遠日陋矣然觀四社男婦被髮不禪猶沿
舊習殊可鄙自麻豆易車應至倒咯音洛國番人不解
從者語見營官中途爲余治餐意余必適彼爲御至佳
里興至則二鼓矣問誰爲宿處則營中也無已乃之守
戎趙君所趙君名振天雄人孝廉與余友侯君敬止善
談次及天雄平于鄴下汧壑諸故人皆能了了蓋皆三
十年事矣漏下三十刻乃就寢

初八日仍馭原車返麻豆社易車渡茄港尾溪鐵線橋
溪至倒咯國社日已近暮憶王君此時乘南風駕巨艦

瞬息千里余至則後矣乃乘夜渡急水入掌等溪遲明
抵諸羅山倦極坐憩天既曙復渡牛跳溪過打貓社山
疊溪他里務至柴里社宿計車行兩晝夜矣車中倦眸
欲瞑每至深崖陡壑輒復驚覺所見御車番兒皆徧體
雕青背爲鳥翼盤旋自肩至臍斜銳爲網罟纓絡兩臂
各爲人首斷脰猙猙可怖自腕至肘繫鐵鐲數十道又
有爲大耳者

初十日渡虎尾溪西螺溪溪廣二三里平沙可行車過
無軌迹亦似鐵板沙但沙水皆黑色以臺灣山色皆黑

土故也又三十里至東螺溪與西螺溪廣正等而水深湍急過之輾中牛懼溺卧而浮番人十餘扶輪以濟不溺者幾矣既濟值雨馳三十里至大武郡社宿是日所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椀獨於髮加束或爲三叉或爲雙角又以雞尾二羽爲一翹插髻上迎風招颭以爲觀美又有三少婦共舂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

十一日行三十里至半線社居停主人揖客甚恭具饌尤腆云過此多石路車行不易曷少憩節勞遂畱宿焉

自諸羅山至此所見番婦多白皙妍好者

十二日過啞束社至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番人狀貌轉陋

十三日渡大溪過沙轆社至牛罵社社屋隘甚值雨過殊溼假番室牖外設榻緣梯而登雖無門闌喜其高潔十四日陰霾大雨不得行午後雨止聞海吼聲如錢塘怒潮至夜不息社人云海吼是雨徵也

十五日十六日皆雨前溪新水方怒不敢進

十七日小霽余榻面山霾霧障之凡五日苦不得一觀其麓忽見開朗殊快念野番跳梁茲山實爲藩籬不知山後深山當作何狀將登麓望之社人謂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慎毋往余頷之乃策杖披荆拂草而登既陟嶺荆莽膠結不可置足林木如蝟毛連枝累葉陰翳晝暝仰觀太虛如井底窺天時見一規而已雖前山近在目前而密樹障之都不得見惟有野猿跳躑_上下向人作聲若老人欬又有老猿如五尺童子箕踞怒視風度林杪作簌簌聲肌骨欲寒瀑流潺潺尋

之不得而修蛇乃出踝下覺心怖遂返

十八日又大雨嵐氣益甚衣潤如洗堵前泥濘足不得展徘徊悵結賦詩曰番舍如蟻垤萌簷壓路低嵐風侵短牖海霧襲重綈避雨從留屐支牀更著梯前溪新漲阻徒倚欲鷄棲頃之有番婦至噴首瘡體貌不類人舉手指書若有所欲余探得食物與之社人望見亟麾之去曰此婦有術善崇人毋令得近也

十九日晨起忽霽差爽人意計二三日水落可涉則前路匪遙矣比午方飯南風颼颼起積末衣潤頓乾覺快

甚飯罷風漸橫草木披靡念兩海舶當已至不然殆矣
王君奈何意甚憂之薄暮有人自海濱來云見二巨舟
乘風而北益駭披襟坐大風中至三鼓勉就枕然竟夜
無寐

二十日辰刻風定無從得二舶耗顧君慰余曰君無憂
二舶也彼非南風不行既久無南風昨風又橫無行理
何憂爲土官使麻荅爲余問水

麻荅是番兒之矯健者
問水探水之深淺也

曰水急且高未可涉也

二十三日余念二舶遂叱馭行行二十里至溪所眾番

爲戴行李沒水而過復扶車浮渡雖僅免沒溺實濡水

而出也渡凡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過大甲社

卽崩山

雙寮社至宛里社宿自渡溪後番人貌益陋變眉背雕

青爲豹文無男女悉剪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爲冠

番婦穴耳爲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爲飾捷走

缺一字

男

子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

自此以北大槩畧全

二十四日過吐霄社新港仔社至後龍社甫下車王君

敝衣跣足在焉泣告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余驚問所

以不死狀曰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候南風不得十
八日有微風遂行行一日舵與帆不洽斜入黑水者再
船首自俯欲入水底而巨浪又夾之舟人大恐向馬祖
求庇苦無港可泊終夜徬徨十九日猶如昨午後南風
大至行甚駛喜謂天助頃之風厲甚因舵劣不任使強
持之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繞船飛舞舟人以爲
不祥申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集船上驅之不去舟人
咸謂大凶焚楮蠶祝之又不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
唧唧向人若相告語者少閒風益甚舟欲沉向馬祖卜

跪求船安不許求免死得吉自棄舟中物三之一至二
更遙見小港眾喜倖生以沙淺不能入姑就港口下旋
舟人困頓各就寢五鼓失旋船無繫復出大洋浪擊舵
折鷓首又裂知不可爲舟人告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
免死耳划水仙者眾口齊作鈺鼓聲人各拔一匕箸虛
作掉船勢如午日競渡狀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則爲
之船果近岸拍浪卽碎王君與舟人皆入水幸善泗得
不溺乘浪勢推擁登岸顧視原舟惟斷板折木相擊白
浪中耳余急問後船安在王君曰彼舟利涉自十八日

已先余舟數百里矣尙何能知之余聞王君言意欲迴車復自計曰驅馳千餘里何惜數日程不往探後船確耗乎

二十五日與王君共一車兼程進越高嶺三至中港社午餐見門外一牛甚膈囚木籠中俯首跼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初就鞫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嵌山中野牛甚多每出百千爲羣土番能生致之候其馴用之今郡中挽車牛強半是也飯竟復登車道由海孺橫涉小港迂迴沙岸閒三十餘里王君指折舵碎舟脫

死登岸處甚悉視沙間斷木廢板尙有存者惟相對浩歎而已又浮一深溪至竹塹社宿溪水湍急役夫有溺而復起者奴子車後浴水而出比至無復人色有人自雞籠淡水來者言二十日風後有一船至余聞之甚喜謂王君曰沉舟諸物固無存理然大鑊與冶器必沉沙中似可覓也且一舟猶在無中輟理君無惜海濱一行遂畱王君竹塹社余復馳至南嵌社宿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爲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糜

鹿麕麇逐隊行甚夥驅獺獠獲三鹿既至南嵌入深
箐中披荆度莽冠履俱敗真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
也

二十七日自南嵌越小嶺在海岸閒行巨浪捲雪拍轅
下衣袂爲溼至八里分社有江水爲阻卽淡水也深山
溪澗滙爲此出水廣五六里港口中流有鷄心礁海舶
畏之潮汐去來深淺莫定余停車欲渡有飛蟲億萬如
急雨驟至衣不能蔽徧體悉損視沙間一舟獨木鏤成
可容兩人對坐各操一楫以渡名曰莽葛蓋番舟也既

渡有淡水社長張大整折沙際迎遂畱止其家視後船果已至當風橫時棄擲數物餘皆獲全然不過前船之餘計所亡已什八矣爰命張大爲余治屋余畱居五日以待

五月朔張大來告屋成

初二日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船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荅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漉爲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爲余築也余爲區畫以設大鑊者二

貯疏土者六處夫役者七爲庖者二余與王君顧君暨
臧獲共處者三爲就地勢故錯綜散置向背不一張大
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爲平原惟一溪流水
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
恐相率徙去俄陷爲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
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有之乎既
坐定聞飛湍倒峽聲有崩崖轉石之勢意必有千尋瀑
流近在左右晝夜轟耳不輟覓之累日不可得見

初五日王君自海岸馳至果得冶器七十二事及大鑊

二具餘其間之水濱矣又數日各社土官悉至曰八里
分麻少翁內北頭外北頭鷄洲山大洞山小鷄籠大鷄
籠金包里南港瓦烈朥折里末武漚灣雷里荖釐繡郎
巴浪泵音奇武卒荅荅攸里族房仔嶼麻里折口等二
十三社皆淡水總社統之其土官有正副頭目之分飲
以燒酒食以糖丸又各給布丈餘皆忻然去復給布眾
番易土凡布七尺易土一筐衡之可得二百七八十觔
明日眾番男婦相繼以莽葛載土至土黃黑不一色質
沉重有光芒以指燃之颯颯有聲者佳反是則劣煉法

搥碎如粉日曝極乾鑊中先入油十餘觔徐入乾土以大竹爲十字架兩人各持一端攪之土中硫得油自出油土相融又頻頻加土加油至於滿鑊約入土八九百觔油則視土之優劣爲多寡工人時時以鐵鍬取汁灑突旁察之過則添土不及則增油油過不及皆能損硫土旣優用油適當一鑊可得淨硫四五百觔否或一二百觔乃至數十觔關鍵處雖在油而工人視火候似亦有微權也余問番人硫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問明日拉願君偕往坐莽葛中命二番兒操楫緣溪入溪盡爲

內北社呼社人爲導轉東行半里入茄棘中勁茄高丈
餘兩手排之側體而入炎日薄茄上暑氣蒸鬱覺悶甚
草下一逕透迤僅容蛇伏顧君濟勝有具與導人行輒
前余與從者後五步之內已各不相見慮或相失各聽
呼應聲爲近遠約行二三里渡兩小溪皆履而涉復入
深林中林木叢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纏結其上若虬
龍環繞風過葉落有大如掌者又有巨木裂土而出兩
葉始葉已大十圍導人謂柑也柑之始生已具全體歲
久則堅終不加蓋與竹笋同理樹上禽聲萬態耳所

創聞目不得覩其狀涼風襲肌幾忘炎暑復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丈水潺潺巉石間與石皆作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一指試之猶熱甚扶杖躡巉石渡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顛覺履底漸熱視草色萎黃無生意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爲硫氣所觸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攬衣

卽穴旁視之間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沸鼎聲聞之
地復岌岌欲動令人心悸蓋周廣百畝開竇一大沸鑊
余身乃行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巨
石間一穴獨大思巨石無陷理乃卽石上俯瞰之穴中
毒焰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
溪聲如倒峽卽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憩循舊路
返衣染硫氣累日不散始悟向之倒峽崩崖轟耳不輟
者是硫穴中沸聲也爲賦二律造化鍾奇構崇岡涌沸
泉怒雷翻地軸毒霧撼崖巔碧澗松長槁丹山草欲燃

蓬瀛遙在望煮石迓神仙五月行人少西陲有火山孰
知泉沸處遂使履行難落粉銷危石流黃漬豕斑轟聲
傳十里不是響潺湲人言此地水土害人染疾多殆臺
郡諸公言之審矣余初未之信居無何奴子病矣諸給
役者十且病九矣乃至庖人亦病執爨無人而王君水
底餘生復染危痢水漿不入晝夜七八十行漸至流溢
枕席間余一榻之側病者環遶但聞呻吟與寒噤聲若
唱和不輟恨無越人術安得徧藥之乃以一船悉歸之
而顧君又以他事赴省獨余不可去與一病僕俱時時

督番兒課匠役往來烈日下與深草茂林中日不少休
而一二社棍又百計暗撓之余既不識侏離語與人語
人又不解余旨口耳並廢直同聾啞是余一身且有兼
病尙得以不病傲人乎以余觀之山川不殊中土鬼物
未見有微然而至輒病者特以深山大澤尙在洪荒草
木晦蔽人跡無幾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卽病千
人一症理固然也余體素弱十年善病恆以參朮代饗
飧猶苦不支白臺郡至此計觸暑行二十日兼馳凡四
晝夜涉大小溪九十有六若深溝巨壑峻坂陡崖馳下

如覆仰上如削者蓋不可勝計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勁者覆頂弱者蔽肩車馳其中如在地底草梢割面破項蚊蚋蒼蠅吮啞肌體如飢鷹餓虎撲逐不去炎日曝之項背欲裂已極人世勞瘁既至草廬中四壁陶瓦悉茆爲之四面風入如射卧恆見天青草上榻旋拔旋生雨至室中如洪流一雨過履而升榻者凡十日蟬琴蚓笛時沸榻下堦前潮汐時至出戶草沒肩古木膠結不可名狀惡竹叢生其間咫尺不能見物蝮蛇瘦項者夜閣閣鳴枕畔有時鼯聲如牛力能吞鹿小蛇逐人疾如飛

矢戶闕之外暮不敢出海風怒號萬籟響答林谷震撼
屋榻欲傾夜半猿啼如鬼哭聲一燈熒熒與鬼病垂危
者聯榻共處以視子卿絕塞信國沮洳爲何如柳子厚
謂播州非人所居令子厚知有此境視播州天上矣余
至之夜有漁人結寮港南者與余遙隔一水纈布藉枕
而卧夜半矢從外入穿枕上布二十八扎幸不傷腦猶
在夢鄉而一矢又入遂貫其臂同侶逐賊不獲視其矢
則土番射鹿物也又有社人被殺於途皆數日閒事余
草廬在無人之境時見茂草中有番人出入莫察所從

來深夜勁矢甯無戒心若此地者蓋在在危機刻刻死亡矣余以斑白之年高堂有母甯遂忘臨履之戒以久處危亡之地乎良以剛毅之性有進無退謀人謀己務期克濟心志素定神氣自旺匪直山鬼降心二豎且遠避百舍且余固以嗜遊來余嘗謂探奇攬勝者毋畏惡趨避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况蓬萊在望弱水可掬藉令祖龍漢武聞之不將褰裳恐後乎

探硯日記卷中

譚瑩玉生覆校

探疏母記卷下

仁和郁永河撰

余既窮幽極遠歷海外無人之域其於全臺山川夷險
形勢扼塞番俗民情不啻戶至而寸履焉可不一言俾
留意當世者知之聞嘗於清旦策杖薄暮操舟周覽探
討而得其槩焉蓋淡水者臺灣西北隅盡處也高山嵯
峨俯瞰大海與閩之福州府閩安鎮東西相望隔海遙
峙計水程七八更耳山下臨江墾埭爲淡水城亦前紅
毛爲守港口設者鄭氏既有臺灣以淡水近內地仍設

重兵戍守 本朝內外一家不虞他寇防守漸弛惟安
平水師撥兵十人率半歲一更而水師弁卒又視爲畏
途扁舟至社信宿卽返十五六年城中無戍兵之跡矣
歲久荒蕪入者輒死爲鬼爲毒人無由知汎守之設特
虛名耳緣海東行百六七十里至鷄籠山是臺之東北
隅有小山圓銳去水面十里孤懸海中以鷄籠名者肖
其形也過此而南則爲臺灣之東面東西之間高山阻
絕又爲野番盤據勢不可通而鷄籠山之下實近弱水
秋毫不載舟至卽沈或云名爲萬水朝東水勢傾瀉捲

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二說未詳孰是從無操舟
往試歸告於人者海舟相戒不敢出其下故於水道亦
不能通西不知東猶東之不知西也止就西言自淡水
港而南迄於郡治而南至鳳山縣沙馬磯亦有螺港打
狗仔下淡水三港山中澗水所出雖沙堅水淺難容巨
舶每當潮汐亦可進舟設有寇盜伺隙或紅毛思復故
物以數舶虛攻鹿耳牽制水陸而出偏師掩襲各港據
土列營首尾夾擊則我兵守禦勢分三面受敵矣今獨
重鹿耳安平之守而於各港一切泄視非計之得也又

郡治各邑悉無城郭戰守無憑當事者亦屢圖之以去山遠無水道不可得石往往中輟近有建議植竹爲城者以竹種獨異內地叢生合沓聞不容髮而旁枝橫勁篠節皆刺若夾植二三重雖狐鼠不敢穴矢礮不能穿其勢反堅於石而又無春築之勞但令比戶各植數竿不煩民力而民易從朞月之間可使平地有金湯之壯其說可採所當亟爲舉行不待再計者至若諸羅鳳山諸邑各有疆域舍己邑不居而寄居郡治臺邑之地若僑寓然似宜各度地勢植竹建城不獨撫字爲便而倚

角互援之勢亦成矣近者海內恆苦貧斗米百錢民多
饑色賈人責負聲日沸閭閻臺郡獨似富庶市中百物
價倍購者無吝色貿易之肆期約不愆傭人計日百錢
趨起不應召屠兒牧豎腰纏常數十金每遇擄捕浪棄
一擲閒不甚惜余頗怪之因畱臺久始得其故茲地自
鄭氏竊踞民間積貯有年矣王師克臺倒戈歸誠不煩
攻圍不經焚掠蕩平之後設鎮兵三千人協兵南北二
路二千人安平水師三千人澎湖水師二千人三邑丁
賦就地放給外藩庫又歲發十四萬有奇以給兵餉兵

丁一人歲得十二兩以之充膳製衣履猶慮不敷甯有
餘蓄蓋皆散在民間矣又植蔗爲糖歲產二三十萬商
舶購之以貿日本呂宋諸國又米穀麻豆鹿皮鹿脯運
之四方者十餘萬是臺灣一區歲入財賦五六十萬自
康熙癸亥削平以來十五六年閒總計不下千萬人多
而出少較之內地州縣錢糧悉輸大部有去無回者安
得不彼日瘠而此日腴乎又臺土宜稼收穫倍蓰治田
千一給數萬人食有餘爲賈販通外洋諸國則財用不
匱民富土沃又當四達之海卽今內地民人襁至輻湊

皆願出於其市萑苻陸梁孰不欲掩而有之有如曩昔
鄭氏者乘閒覬覦實足爲患而內地沿海且無甯宇矣
議者謂海外丸泥不足爲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
足與其守日費天府金錢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
不知我棄之人必取之我能徙之彼不難移民以實之
噫計亦疎矣我朝自鄭氏竊據以來海踪飄忽在在
入寇江浙閩粵沿海郡縣蹂躪幾遍兵戈垂四十年不
息至沿海萬里遷界爲清野計屢煩大兵迄不能滅
者以有臺灣爲之基也今既有其地而謂當棄之則疏

球日本紅毛安南東京諸國必據之琉球最稱小弱素不爲中國患卽有之亦不能長守爲中國藩籬安南東京構兵不解無暇遠圖日本最大獨稱強國紅毛狡黠尤精戰艘火器又爲西洋附庸西洋人務爲遠圖用心堅深不可測識幸去中國遠窺伺不易使有臺灣置足則朝去暮來擾害可勝言哉鄭鑒不遠何異自壞藩籬以資寇巢不智者所不爲也犄角三城揜隘各港堅守鹿耳外此無良圖矣然守臺灣尤宜以澎湖爲重澎湖者臺灣之門戶也三十六島絕無暗礁在在可以泊船

故欲犯臺灣必先攻澎湖澎湖既得進戰退守無不宜
欲守臺灣亦先守澎湖澎湖堅壁敵舟漂蕩無泊卽坐
而自困疇昔鄭氏尙與王師鏖戰澎湖既失遂至窮
蹙蓋可鑒也乃臺民居恆思亂每聚不軌之徒稱號鑄
印散劄設官者歲不乏人敗露死杖下仍多繼起者非
有豪傑之士欲踵武鄭氏也緣臺民皆漳泉寄籍人五
十年來習見兵戈不足畏又目覩鄭氏將弁投誠皆得
官封公侯以是爲青雲捷徑成則王敗不失爲進身階
故接踵走死地如鶩非性不善習見悞之耳往歲獲亂

人問何爲叛曰我非叛諸公何過請張復問印剖有據
非叛而何對曰冀投誠圖出身耳問者絕倒不知鄭氏
方猖有來歸者 廟謨不惜一官畀之不如是不足解
其黨今鄭氏反正薄海久安盜弄潢池有戮無赦甯與
前此同日語乎亦愚甚矣故臺灣縣易藏奸宄事較兩
邑爲繁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番有土番野
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峯插漢深林密箐
仰不見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
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繁其

升高陟巔越徑度箚之捷可以追驚猿逐駭獸平地諸
番恆畏之無敢入其境者而野番恃其獷悍時出剽掠
焚廬殺人莫能向邇其殺人輒取首去歸而熟之剔取
髑髏加以丹腹置之當戶同類視其室髑髏多者推爲
雄如夢如醉不知向化直禽獸耳譬如虎豹遭之則噬
蛇虺撻之則齧苟不近其穴彼無肆毒之心亦聽其生
槁於雨露中耳客冬有趨利賴科者欲通東面土番與
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
番知其唐人爭款之又導之遊各番社禾黍芄芄比戶

般富謂苦野番閉阻不得與西面通欲約西番夾擊之
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
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 天朝民矣又以小舟從極南
沙馬磯海道送之歸七人所得餽遺甚厚謂番俗與西
番大畧相似獨平地至海較西爲廣有當事者能持其
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勦撫並施烈澤焚山夷其險阻則
數年之後未必不變荆棘爲坦途而化槃瓠彘爲良
民也若夫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糲一飽不識不知無
求無欲恆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拗深瞪視似

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囁轆聲呼酒曰打刺酥呼煙曰篤木固畧與相似相傳臺灣空山無人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不相往來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男女夏則裸體惟私處圍三尺布冬寒以番毯爲單衣毯漬樹皮雜犬毛爲之亦有用麻者厚可一錢兩幅連綴不開領脰衣時以頭貫之仍露其臂又有袒挂一臂及兩幅左右互袒者婦人衣以一幅雙疊縫其兩腋僅蔽胸背別以一幅縫其兩端以受臂而橫擔肩上下

衣覆乳露腹中衣橫裏僅掩私不及膝足不知履以烏
布圍股一身凡三截各不相屬老人頭白則不挂一縷
箕踞往來鄰婦不避也髮如亂蓬以青蒿爲香草日取
束髮蟻虱遶走其上閒有少婦施膏沐者分兩結盤之
亦有致妍者亦露倩盼之態但以鹿脂爲膏蕘不可近
男子競尙大耳於成童時向耳垂閒各穿一孔用篠竹
貫之日以加大有大如盤至於垂肩撞胸者項閒螺貝
纍纍盤繞數匝五色陸離都成光怪胸背文以雕青爲
鳥翼網罟虎豹文不可名狀人無老少不畱一髭并五

毛盡去之有疾不知醫藥惟飲溪水則愈婦人無冬夏
日浴於溪浴畢汲上流之水而歸有病者浴益頻孕婦
始媿卽攜兒赴浴兒患痘盡出其漿復浴之曰不若是
不愈也婚姻無媒妁女已長父母使居別室中少年求
偶者皆來吹鼻簫彈口琴得女子和之卽入與亂亂畢
自去久之女擇所愛者乃與挽手挽手者以明私許之
意也明日女告其父母召挽手少年至鑿上齶門牙旁
二齒授女女亦鑿二齒付男期某日就婦室婚終身依
婦以處蓋皆以門楣紹瓜瓞父母不得有其子故一再

世而孫且不識其祖矣番人皆無姓氏有以也番室倣
龜殼爲制築土基三五尺立棟其上覆以茆茆簷深遠
垂地過土基方丈雨暘不得侵其下可炊可舂可坐可
卧以貯笨車網罾農具鷄栖豚柵無不宜室前後各爲
牖在脊棟下緣梯而登室中空無所有視有幾人爲置
幾榻人惟藉鹿皮擇便卧夏并鹿皮去之藉地而已壁
間懸葫蘆大如斗旨蓄毯衣納其中竹筒數規則新醅
也其釀法聚男女老幼共嚼米納筒中數日成酒飲時
入清泉和之客至番婦傾筒中酒先嘗然後進客客飲

盡則喜否則愠愠客或憎之也又呼其鄰婦各衣毯衣
爲聯袂之歌以侑觴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見婦爲客

狎喜甚謂已妻實都故唐人悅之

海外皆稱中國爲大唐稱中國人曰唐人

若其同類爲奸則挾弓矢偵奸人射殺之而不懟其婦
地產五穀番人惟食稻黍與稷都不知食麥其饗飧不
宿春曉起待春而炊既熟聚家人手搏食之山中多麋
鹿射得輒飲其血肉之生熟不甚較果腹而已出不慮
風雨行不計止宿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寒然
後求衣饑然後求食不預計也村落廬舍各爲向背無

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雖有餘力惟知計食而畊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蘖來年新禾既植又盡以所餘釀酒番人無男女皆嗜酒酒熟各攜所釀聚男女酣飲歌呼如沸累三日夜不輟餘粟既罄雖饑不悔屋必自構衣需自織耕田而後食汲澗而後飲績麻爲網屈竹爲弓以獵以漁蓋畢世所需罔非自爲而後用之腰閒一刃行卧與俱凡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爲得鐵則取澗中兩石夾槌之久亦成器未嘗不利於用剖匏截竹用代陶瓦可以挹

酒漿可以脯饋資鄉黨親戚緩急有無不相通鄰家米
爛粟紅饑者不之貸也社有小大戶口有眾寡皆推一
二人爲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眾等無一毫加於
眾番不似滇廣土官徵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其
先不知有君長自紅毛始據時平地上番悉受約束力
役輸賦不敢違犯法殺人者勦滅無子遺鄭氏繼至立
法尤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廬舍廢之其實土番殺
人非謀不軌也麴蘖誤之也羣飲之際誇力爭強互不
相下格犇未釋手白刃已陷其脰聞有平時睚眦醉後

修怨旦日酒醒會不自知而討罪之師已躡其門矣至
今大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諸番
視此爲戒相率謂曰紅毛強犯之無噍類鄭氏來紅毛
畏之逃去今鄭氏又爲中國勦滅盡爲臣虜真天威
矣故其人旣愚又甚畏法曩鄭氏於諸番徭賦頗重我
朝因之秋成輸穀似易而艱於輸賦彼終世不知白
鏹爲何物又安所得此以貢其上於是仍沿包社之法
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
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糜

鹿盡取其肉爲脯并收其皮曰本人甚需鹿皮有賈舶
收買脯以鬻漳郡人二者輸賦有餘然此輩欺番人愚
賤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已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人
男婦孩稚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爲妻妾有求
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苟能化以禮義風以
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
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啓發樂生之心潛消頑
愆之性遠在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
教甯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古稱荆蠻斷髮文身之俗

乃在吳越近地今且蔚爲人文淵藪至若閩地叛服不常漢世再棄而復收之自道南先生出而有宋理學大儒競起南中人固不可常俗限在上之人鼓舞而化導之耳今臺郡百執事朝廷以其海外勞吏每三歲遷擢政令初施人心未洽而轉盼易之視一官如傳舍孰肯爲遠效難稽之治乎余謂欲化番人必如周之分封同姓子孫世守或如唐韋皋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旦暮之效然後可噫蓋亦難言矣而又有暗阻潛撓於中者則社稷是也此輩皆內地犯法奸民逃死

匿身於僻遠無人之地謀充夥長通事爲日既久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毒無已彼社商者不過高坐郡邑催餉納課而已社事任其播弄故社商有虧折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率一二歲更易而此輩雖死不移也此輩正利番人之愚又甚欲番人之貧愚則不識不知攫奪惟意貧則易於迫挾力不敢抗匪特不教之且時時誘陷之卽有以冤愬者而番語侏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呵譴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

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視之不啻帝天是舉世所當哀
矜者莫番人若矣乃以其異類而歧視之見其無衣曰
是不知寒見其兩行露宿曰彼不致疾見其負重馳遠
曰若本耐勞噫若亦人也其肢體皮骨何莫非人而云
若是乎馬不宿馳牛無偏駕否且致疾牛馬且然而况
人乎夫樂飽暖而苦饑寒厭勞役而安逸豫人之性也
異其人何必異其性仁人君子知不吐余言

七月望炎暑漸退新涼襲人有役夫自省中初至者十
二人方共具飯醪爲中元祀鬼事向空山羅拜余笑而

賚之酒其明日有三人忽稱病

十七日病者又五人北風大作

十八日風愈橫而十二人悉不起爨煙遽絕

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大風拔木三晝夜不輟草屋二十餘間圯者過半夜卧聞草樹聲與海濤澎湃震耳屋漏如傾終夜數起不能交睫

二十二日風雨益橫屋前草亭飛去如空中舞蝶余屋三楹風至兩柱俱折慮屋圯無容身地冒雨攜斧斫自伐六樹支棟力憊甚而萬山崩流並下汎濫四溢顧病

者皆仰卧莫起急呼三板來渡余猶往來岸上尙欲爲
室中所有計不虞水勢驟湧急趨屋後深草中避之水
隨踵至自沒脛沒膝至於及胸在大風雨中涉水行三
四里風至時時欲仆以杖掖之得山巖番室暫棲暮無
從得食以身衣向番兒易隻鷄充餒中夜風力猶勁

二十三日平明風雨俱息比午有霽色呼番兒棹莽葛
至山下渡余登海舶過草廬舊址惟平地而已余旣倖
生存亦不復更念室中物敝衣猶足蔽體解付舟人就
日曝乾復衣之遂居舟中

二十五日水既落乘海舶出港至張大所有病者殞舟中爲藁葬山下以屍骨無渡海理也

二十八日視舟中病者轉劇因遣海舫急歸余獨留張大家命張大爲余再治屋

二十九日復大風雨四晝夜洪水又至走二靈山避之驚怖有甚於前幸早避得免涉水然在空山中竟一日夜不得食

初四日雨止風息再返張大所

初八日有一舶入港言初五日三舶同自省中來半渡

遭風一船已碎其一不知所往友人顧君敷公在焉念
之甚切自此旦旦出海上望之

十五日中秋節番兒報舊址茆屋成尙有臺郡病夫二
人不能歸者從余走海岸沙際遙望午後張大攜肴核
至與余就沙際飲抵暮而返不見一帆

十六日乘莽葛返茆屋中與病夫二人俱視新結茆三
區區各三楹余與二病夫各占一區夜惟孤影四面猿
啼鬼嘯聲不輟有臺令李子鵠梅花書屋詩一卷雋永
可玩坐常至夜分一夕甫就枕殘燈旣熄帳前有火光

如盃碧色去地三尺許知其燐也審視久之而滅

二十五日忽聞有海舶至驚喜出戶則顧君敷公至矣
問遭風飄泊何所云是日西岸頗無風半渡風至舟人
強持之已見鷄籠二靈諸山值潮落不得入港陳某一
舶已觸岸爲齧粉惕然轉舵歸西岸泊定海鎮山下舟
中器具悉敗需補製而大風又半月不輟故遲來幸無
恙而余前遣歸一舶亦以是日至問病者歸去何若則
死過半矣計兩舶中復來夫役近六十人明日再修葺
突煎煉硫土一如曩日夜則與顧君共論前代海防及

偽鄭故事議其得喪一夕就寢未寐視屋外火光如箕
赤色耀目余以見慣不怪顧君駭曰君榻下何故燃燭
余笑曰火從君枕畔來照吾榻下君試反顧必有所見
顧君遽躍起方結衣禪欲出戶火光漸滅又一夕有鳴
鏹過枕畔恐野番乘夜加遺出戶視之不見一物

十月朔疏事既竣將理歸棹命眾役夫向山前刈薪午
後又使人艤三板水涯以待見四人並坐樹下疑刈薪
有先歸者趨問之已不見種種幻妄皆鬼物也人之居
此甯不病且殆乎

初四日復出至張大家與別遂登舟

初七日未刻值風便與顧君船同出大海北風方勁巨浪如山行不數里余舟檣折有聲回視顧君一船亦大呼檣折二船在巨浪中既無復入港理隨風蕩漾意必飄南方千里外憂不能寐

初八日侵曉風稍息余攬衣出視晨光初動宿靄未收而一輪紅日從鷓尾水底湧出三躍而後昇大如車輪海波盡赤不瞬息已丈餘高矣向聞登州日觀擅奇殆未必如余所覩也將午遙見遠山在有無閒猶疑爲海

上雲氣午後審視漸真舟師謂是省城官塘山夜半抵官塘猶屬海外孤島不連內地

初九日自官塘趨定海鎮已刻將近山願君一船已先至相見如夢意二船檣折無並全理竟達會城嘆爲神助望山上兩城遙峙前人築爲犄角互守計者也命舟師掉三板登岸周覽一匝畧得形勢之概沿海市肆甚布漁艇有大於海舶者覽畢登舟乘順風南行去岸甚遠仍行大海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夾峙勢甚雄險又有巨石綿亘入海如五虎蹲踞中流實閩省門戶也

門外風力鼓蕩舟勢顛越既入門靜渌淵渟與門外迥
別矣左望山巒斷處爲梅花嶼沙淤水淺非潮長不能
出入更進爲亭頭土音讀作城頭是近海大村落至則暮矣命
從者攜卧具與顧君偕登怡山僧院假宿焉老僧粗解
文義可與語壁間有詩倚韻爲五言律弱水歸帆遠驚
濤日夜紛青衫餘蜃氣寶劍有龍文暫息并州駕還瞻
故國雲鐘聲與禪誦清響得重聞

初十日復登舟苦水涸必候潮至始行行十里至閩安
鎮有副帥屯兵千人守口再行十里膠淺不前

十一日行不數里

十二日趁微風以棹佐之望見南臺大橋周子宣玉率數僕乘小艇來迓既見歡甚余與宣玉共乘小艇同至大橋登陸入城求晤曩時餞送諸交好惟裴子紹衣何子襄臣表姪周在魯三人在餘或歸家或他適不可得見獨呂子鴻圖先我渡海歸差可喜再觀城市景物憶半載處非人之境不啻隔世不知較化鶴歸來者何如余向慕海外遊謂弱水可掬三山可卽今既日極蒼茫足窮幽險而所謂神仙者不過裸體文身之類而已縱

有聞苑蓬瀛不若吾鄉
漱澗空濛處簫鼓畫船
雨奇晴好足繫吾思也
憶遊歷所觀再爲土番
竹枝以詠之
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
年年耐歲寒犢鼻也知
難免俗
烏青三尺是圍關

烏青是黑布名

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
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爲
文豹鞞
蛇神牛鬼共猙獰

半線以北胸背皆作豹文如半臂之在體

胸背爛斑直到腰爭誇
錯錦勝鮫綃冰肌玉腕
都文遍

只有雙蛾不解描

番婦臂股文繡都遍獨頭面蓬垢不知修飾以無鏡可照終身不能一覩其貌也

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鑽截竹塞輪輪漸大如錢如椀復如盤

番兒大耳如盤立則垂肩行則撞胸同類競以耳大爲豪故不辭痛楚爲之

了髻三叉似幼童髮根偏愛繫紅絨出門又插文禽尾陌上飄飄各鬥風

覆額齊眉繞亂莎不分男女似頭陀晚來女伴臨溪浴
一隊鷓鴣蕩綠波

半線以北男女皆剪髮覆額狀若頭陀○番婦無
老幼每近日暮必浴溪中

鑿貝雕螺各盡攻陸離斑駁碧兼紅番兒項下重重遮
客至疑過繡領官

銅箍鐵鐲儼刑人門怪爭奇事事新多少丹青摹變相
畫圖那得似生成

老翁似女女如男男女無分總一般口角有髭皆拔盡

髮眉都作婦人顏

腰下人人插短刀
朝朝磨礪可吹毛
殺人屠狗般般用
纔罷樵薪又索綯

人各一刀頃刻不離斫
伐割剝事事用之

畊田鑿井自艱辛
緩急何曾叩比鄰
構屋斲輪還結綯
百工俱備一人身

番人不知交易借貸有無
相通理鄰人有粟饑者
不之貸也
畢世所需皆自爲而後用之

輕身矯捷似猿猴
編竹爲籬束細腰
等得吹簫尋鳳侶

從今割斷伴妖嬈

番兒以射鹿逐獸爲生腹大則走不疾自孩孺卽
纏其腰至長不弛常有足追奔馬者結納之夕始
斷之

男兒待字蚤離娘有子成童任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
家園原不與兒郎

番俗以壻紹瓜瓞有子不得承父業故不知有姓
氏

女兒纔到破瓜時阿母忙爲構屋居吹得鼻簫能合調

任教自擇可人兒

番女與鄰兒私通得以自擇所愛

只須嬌女得歡心那見堂閒孔雀屏
既得歡心纔挽手
更加擊齒締姻盟

亂髮鬢髮不作綢常將兩手自搔爬
飛蓬畢世無膏沐
一樣綢繆是室家

番婦亂髮如蓬蟻蝨走其上時以五指代梳

誰道番姬巧解釀自將生米嚼成漿
竹筒爲甕牀頭掛
客至開筒勸客嘗

夫攜弓矢婦鋤耰無褐無衣不解愁
番罽一圍聊蔽體
雨來還有鹿皮兜

鹿皮藉地爲卧具遇雨卽以覆體

竹弓楛矢赴鹿場射得鹿來付社商家
家婦子門前盼
飽惟餘瀝是頭腸

番人射得麋鹿以付社商收掌充賦
惟頭腸無用
得與妻孥共飽

莽葛元來是小舸剗將獨木似浮瓢
月明海溼歌如沸
知是番兒夜弄潮

番人夫婦乘莽葛射魚歌聲竟夜不輟

種秫秋來甫入場舉家爲計一年糧餘皆釀酒呼羣輩
共整平原十日觴

秫米登場卽以爲酒男女藉草劇飲歌舞晝夜不
輟不盡不止

梨園敝服已蒙茸男女無分只尙紅或曳朱襦或半臂
土官氣象已從容

土官購戲衣爲公服但求紅紫不問男女

土番舌上掉都盧對酒歡呼打刺酥聞道金亡避元難

颶風吹到始謀居

番語皆滾舌作都盧轂轆聲

深山負險聚游魂一種名爲傀偏番博得頭顱當戶列
骷髏多處是豪門

深山野番種類實繁舉傀偏番以槩其餘

採硫日記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